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礼仪典
上
(二)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三十三卷目錄

婚禮部藝文二 詩 四

周南關雎三章

桃夭三章

召南鵲巢三章

齊風著三章

唐風蟋蟀三章

小雅車章五章

大雅韓奕之四五

述婚詩

感婚詩

看伏郎新婚

味左右新婚詩

味少年新婚

看新婚

戲贈潘徐城門迎南新婚

味花燭

初宵看燭

奉和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

壽陽王花燭圖

安樂公主花燭行

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前題

前題

送金城公主適西蕃

兄弟同夜成婚



漢蔡嘉

晉張華

梁何遜

劉琨

沈約

陳同弘正

唐李百藥

褚亮

楊師道

郭正一

朱之同

張說

前人

崔颢

李適

武平一

鄭軌

薛王花燭行

僧叔

蕭駙馬宅花燭

七夕看新婦隔巷停車

看新婚

送桓子之郢成禮

送陝縣王主簿赴襄陽成親

李監宅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

前開州賈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

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送參兵曹往陝府結親

王評事駙馬花燭 二首

藏婚

陳侍郎宅觀花燭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

用韻送德勝入越為贊增

送綰修張某仲還家畢姻

送花狀元歸娶

送徐夏官省親畢姻

擬送款元歸畢姻

賀大婚禮成

好事近

賀新郎

前調

婚禮部送句

閻德隱

徐安期

王昌齡

陳子良

鄭世真

孟浩然

岑參

杜甫

前人

盧綸

前人

白居易

白居易

蘇軾

元稹

明宋濂

練子寧

何喬新

前人

馮夢龍

宋王益

辛棄疾

明屠隆

婚禮部記事一

禮儀典第三十三卷

婚禮部藝文二 詩 四

周南關雎三章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姬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桃夭三章

文王之化自來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名南鵲巢三章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詩人美之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齊風著三章

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馬御輪而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俟己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商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商之以瓊瑤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商之以瓊英乎而

唐風綢繆三章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故詩人敘其夫婦相語之辭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薪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薪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小雅車牽五章

此燕樂其新婚之詩

間關車之聲兮思樂季女逝兮匪懈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喜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觀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大雅韓奕之四五

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美之此言韓侯既親而還遂以親迎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厥父之子韓侯迎止于厥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媚其盈門

厥父孔武辟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計計勤饋南雨應虛嘆嘆有熊有羆有獬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喜

連婚詩

漢書

羣祥既集二姓交歡敬茲新婚六禮不愆蓋屬總備玉帛委委君子將事威儀孔閑猶今客兮穆矣其言紛彼婚姻禍福之由衛女典齊衰矧減周職戰兢懼德不仇神啓其吉果復令攸我之愛兮荷天之休

感婚詩

晉張華

駕言遊東邑東邑紛攘擾婚姻及良時嫁娶避當梁竊窺出閨女燕婉姬與姜素顏發紅華美目流清揚

韓韓衆親盛於我猶若常簪彼暮春草榮華不再陽看伏郎新婚

梁何遜

暮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妝良人復灼灼席上自生光所悲高駕動環珮出長廊

咏左右新婚詩

劉琨

小史如初日得婦類行當娶妻會聽桃李墻經分蛾眉參差畫眉被共體畫眉增使君如無趣還相聞

咏少年新婚

沈約

山陰柳家女薄言出田野丰容好姿顏便巧言語紅輪映早寒畫眉迎初曙錦履并花紋纈帶同心豈羅襪金薄側雲鬟花釵舉我情已鬱紆何用求崎嶇托意眉間黛申心口上朱真爭三春傾坐喪千金

盈尺青銅鏡徑寸合浦珠無因遠往意欲寄雙飛飛罷開見玉趾衫薄映凝膚羞言越飛燕笑殺秦羅敷自顧雖憔悴冠蓋隔城隅高門列駟馬廣路從驪駒何慚鹿盧劍詎賦府中趨還家問鄉里距堪持作夫

看新婚

陳周弘正

其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婿顏如美玉嬌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暫却輕執扇傾城判不歸

戲贈潘徐城門迎兩新婚

唐李百集

蔡音稱舊匹潘楊有世親三星宿已會四德婉而嬈牽光贊裏薄月影扇中新年華與牧面共作一芳春

味花燭

褚亮

蘭徑香風滿梅梁暖日斜言是東方騎來尋南陌車馬星隔夜燭眉月隱輕紗莫言春稍晚自有領開花

初宵看婚

楊師道

洛城花燭動威里畫新妝隱隱羞慙含情愁已多輕啼濕紅粉微睇轉橫波更笑巫山曲空傳暮雨過奉和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 郭正一

下人隨筆集卷之五

桂宮初服冕履振早升昇禮盛親迎管聲共出降齊
金龜開瑞鈕寶翟上仙梯轉扇承宵月揚旌照夕蜺

壽陽王花燭圖

宋之問

仙媛乘龍日天孫捧鴈來可憐桃李樹更繞鳳凰臺
燭照香車入花迎寶扇開莫令銀前曉爲盡合歡杯

安樂公主花燭行

張說

青宮朱戟曜皇闈玉葉瓊漿發紫微姬姜本來舅甥
國上筵俱道鳳凰星屏殿冬獻吉日天桃讓李遙
相匹鸞車鳳輦王千來龍樓月殿天孫出平臺火樹
連上陽紫炬紅輪十二行丹爐飛鐵騎炎焰炎霞燦
電吐明光綠軒紺轡紛如霧節鼓清笳前啓路城隅
摩靡稍東還橋上饒饒轉南渡五方觀者聚中京四
合塵煙深洛城商女香車珠結網天人寶馬玉繁櫻
百靈涿酒千斤肉大道遙延降錦軸先祝聖人壽萬
年復禮宜家承百祿珊瑚刻盤青玉樽因之假道入
梁園梁園山竹疑雲漢仰望高樓在天半翠幕蘭堂
酥合薰珠簾掛戶水波紋別起芙蓉織成帳金縷驚
驚兩相向綺茵布地承烟霞花燭分階移錦帳織女
西垂隱燭盡雙童連縷合歡杯萬萬綺庭從列娥
娥紅粉扇中開黃金兩印雙花授富貴婚姻古無有
清歌棠棣美王姬流化邦人正夫婦

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前人

青海和親日漢星出降時我王子婿龍漢國舅家慈
春野開離雲天起別詞空彈馬上曲詎減風樓思

前題

崔湜

懷戎前策備降女舊姻修舊鼓辭家怨旌旆出塞愁
尚孩中念切方遠御慈留願之謀臣用仍勞聖主憂

前題

李適

絳河從遠聘青海赴和親月作臨邊曉花爲度龍春
主歌悲願鶴帝策重安人獨有遺簪去悠悠思錦輪

送金城公主適西蕃

武平一

廣化三邊靜通烟四海安還將膝下愛特尉城中歡
聖念飛元漢仙儀下白蘭日斜征蓋沒歸騎動鳴鸞

兄弟同夜成婚

鄭軌

棠棣開雙萼天桃照兩花分處合城響隔弱柳牧華
迎風俱似雪映綺共如霞今宵二神女併在一仙家

薛王花燭行

閻德隱

王子仙車下鳳臺紫纓金勒駟龍媒
出琅玕錦綳天上來揭調樓前雲半捲驚鸞殿裏月
徘徊從來六行比壽妻自許千門奉楚王楚王官裏
能服飾顧盼傾城後傾國合歡錦帶蒲萄花連理香
裙石榴色金爐半夜起氣氤氳翠被重蘇合熏不學
曹王遇神女莫言羅敷遠使君同心婉婉若琴瑟更
笑天河有藍匹一朝福履盛王門百代光輝增帝室
富貴榮華實可憐路傍觀者謂神仙祇應早得淮南
術會見雙飛入紫煙

催妝

徐安期

傳聞燭下調紅粉明鏡臺前別作春不須面上渾妝
却留著雙眉待畫人

蕭駙馬宅花燭

王昌齡

青鸞飛入合歡宮紫風銜花出禁中可憐今夜千門
裏銀漢星回一道通

七夕看新婦隔坊停車

陳子良

隔巷遙停輦非復爲來遲只言更尚淺未是渡河時

看新婚

鄭世翼

初拜夢桃李新妝應揜梅疑逐朝雲去翻隨暮雨來
雜珮含風響花隔扇開短娥對此夕何用久徘徊

送桓子之郢成禮

孟浩然

聞君馳絲騎蹀躞指荆衡爲結潘楊好言過鄆郢城
揮梅詩有贈羔馬禮將行今夜神仙女應來成夢情

送陝縣王主簿赴襄陽成親

岑參

六月裏山道三星漢水邊求鳳應不遲去馬廣須鞭
野店愁中雨江城夢裏煙襄陽多故事爲我訪先賢

李監宅

杜甫

尙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繡芙蓉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關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
前閩州賈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

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前人

紫鬱去東林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張
渥水出驥驥山生鳳凰雨來款款中道許蒼蒼

送黎兵曹往陝府結親

盧綸

郎馬兩如龍春朝上路逢驚初集水薛荔欲依松
步帳歌聲轉救臺燭影重何言在陰者得是黃侯宗

王評事駙馬宅花燭

前人

萬條銀燭引天人十月長安半夜春步障三千隘將
斷幾多珠翠落香塵
比翼和鳴雙鳳臥欲棲金帳滿城香平明却入天泉

裏日氣喧騰五色光

議婚

白居易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姝
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趨
紅樓富家女金樓繡羅襦見人不傲手嬌癡二八初
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與絲總貧家女寂寞二十餘
刺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
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坐且勿飲聽我歌兩途
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于姑
聞君欲娶嫁娶意何如

陳侍郎宅觀花燭

宋徐鉉

今夜銀河萬里秋人間織女嫁牽牛環聲響亮和金
英燭影雙輝映玉鉤座客亦從天子賜更籌須為主
人留世間盛事君知否朝下驚羣女鳳樓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 蘇軾

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
姓不將門戶買崔盧

我是朱陳舊史君勸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
畫縣吏催錢夜打門

用韻送德陽人越為贊增

元楊載

輕霞薄霧結朝晴岸柳江梅著樹明更向若耶溪上
聽傍人歌唱畫聲聲

送編修張漢仲還家舉姻

明朱濂

少年歸娶黃金臺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笑
屬紫簫吹月夜乘鸞臺格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
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樓不似玉堂裏

送花狀元歸娶

練子寧

三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春衣潘生況擬供調
磨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燭熱西湖月朗畫
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

送徐夏官省親舉姻

何喬新

瑞瑤清瑤出形堪共羨仙郎荷寵私鶴髮相應占遠
信雀屏更喜協佳期綠衣綉日春光好繡幕凝香曉
漏遲莫向粉榆久留滯趨朝須及馬來時

擬送狀元歸舉姻

前人

恩榮醉罷曲江春又誅桃夭出紫宸莫屬正當鳴馬
候乘龍元是化龍人金蓮影晃銀屏曉御酒香浮翠
杓新莫戀洞房舊夢好早歸鳳閣掌絲綸

賀大婚禮成

馮夢龍

適望長秋屬帝宮天門瑞氣鬱蔥蔥金輿日麗趨中
使祥節雲開引上公彩鳳齊鳴三殿曉天桃並發萬
年紅車輪鈞弋宮中寵道詞周南訪寒風

好事近

宋王益

喜氣擁朱門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
凡客不須脂粉汗天眞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
處畫章畫春色

賀新郎

辛棄疾

瑞氣籠清曉捲珠簾大第笙歌一時齊奏無限神仙
離運馬鳳駕駕車初到見擁箇仙娥窈窕玉環玎珰
風縹緲望嬌姿一似垂楊曼天上有世間少劉郎
正是當年少更那堪天教付與最多才貌玉樹瓊枝

相映耀離與安排試好有多少風流歡笑直待來春
成名了馬如龍綠綵旗芳草同富貴永偕老

前調

明屠隆

華屋重門敞正開簾花近籠生金屏月上羅綺香中
雲不散相映銀紅繡帳年少也風流兩兩何處天風
吹得下似一雙絲鳳紛來往明月度玉簫響郎君
得意辭天仗作相逢新人似玉明珠入掌宛轉流蘇
誰不羨萬朵芙蓉羅帳人却在瑤池蓬閣占斷人間
歡樂事只人間何必如天上對風景總堪賞

婚禮部選句

楚屈原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
纕以結言兮吾令鸞修以為理

漢崔駰婚禮結言乾坤其德恆久不已爰定天綱夫
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要是伴比則執鵲
納嘉贊申結縭禧

顏延年詩婉彼蘭蘭女作嬈君子室

魏丁虞婦賦辭父母而有行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
之附松似浮萍之托津

唐高宗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麗樓光耀景睿啓
朝輝麗日濃妝影低星降紫輝玉庭浮瑞色銀燭漾
祥徽又離軒迴舉陌實驚歸丹殿鳴珠珮繞衣錦璧
輪開扇

裴守真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瓊珮升青殿
華降紫微又金屋真離象瑤臺起雲微綵綉綉碧生
纖羽泛綸衣又雲路移彤華天津轉曜曜仙珠照
歸寶月重輪映

胡元範奉和前題詩疊鼓陪仙觀凝加異畫綉

任奉古和前題詩帝子陸青陸王姬降紫宸星光移

繼觀月彩麗重輪

元萬頃和前題詩衆緒初乘屬璇宮早結稱鳴璫合

蕭譽比玉麗續姿

薛稷送金城公主時月下瓊娘出星分寶瑟行

徐彦伯詩星轉銀河夕花移玉樹春

劉長卿詩念爾嫁猶近雅年那別親倪首戴荆釵欲

拜懷且頻本來儒家子其和梁鴻貧

張說萬泉縣主碑張翥見旒旌然在駟輪漢朱紱

其盤門詔婚之禮於斯爲盛

杜甫詩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王維詩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

韓愈送陸暢詩迎嬌丞相府誇映秀士羣鸞鳴桂樹

問觀者何紛紛

白樂天詩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生者不遺別嫁

娶先近鄰

賈島詩不同牛女夜是配鳳凰年

宋王安石詩交泰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

愧袁宗又鼓通衢之門馳誠數切叙宜家之慶拜賦

尺書

婚禮部紀事一

左傳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

桓六年北戎伐齊齊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

齊六月大敗戎師後其二帥大良小良甲首三百以

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飢使爲爲

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鄭之師公之未

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

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

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

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

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

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莊公二十有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

與顯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初懿氏卜妻敬仲其

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鸞之後將

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

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文公六年成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

文子聘於陳且娶焉

文公七年穆伯娶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婦聲己生

惠叔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

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爲仲逆

及鄆陟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

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

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

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

兄弟如初從之

宣公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成公五年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譖諸穀野

儼曰儼

成公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

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

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

勳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襄公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

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

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

可武子釐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

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

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

蒺藜所恃傷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

子曰贊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

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

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擇肥地令尹命太宰伯州犂

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爾國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圖

布几筵告於莊共之順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

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享唯是又使

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

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

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恐諸侯使

莫不憾者拒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敢

邑館人之屬也其政愛豐氏之職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鑒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于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皆盛飾入布幣而出于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皆信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關順也適子南氏子皆怒既而棄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于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皆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功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長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皆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有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僂如晉時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僂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忘曰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

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宣子遂如齊納幣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字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陳陳無字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與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晉少姜卒叔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彼何罪若

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晉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王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字歸

昭公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順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繼室寡人之望則又無厭早世願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屬於太公丁公昭陽敵已備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嬖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順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儀在接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事臣實受其貺其自廣叔以下實寵焉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嬖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齊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求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儕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人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聞而以羊舌肸為司官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其對還客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虞至求婚而為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

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王曰不殺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欺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昭公二十八年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孽吾惡舅氏矣其母曰子重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惡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結之妹也子結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鵲巢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元妻樂正后娶取之生伯封實有禾心貪惛無祭念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之廢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物也女何以為後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欲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谷之母走而歸姑曰長叔似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復子野心非是莫與羊舌氏矣遂弗視

定公五年王壽季季辛辛辭曰所以為女子者遠丈夫也遠丈夫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前年楚大夫鍾建負季辛以從奔鄭

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重夏獻其體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孔子家語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乃求婦於

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微在顏父間三女曰陳大夫
雖祖父爲士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
力絕倫吾甚食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
爲之妻二女莫對微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
曰爾能矣遂以妻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
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
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過周道然也桓子曰魯
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難
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傍治
昆弟所以致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適往燕晏子之家
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
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
子之宮晏子遽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娶與之居
故矣故及其少而嫁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故託乎
惡故託而學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便娶倍其託
乎再拜而辭

國語晉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
以送公子於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
匱沃盥既而揮之羣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
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過此爲才子困
之辱備饋焉欲以成婚而懼其惡名非此則無
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
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
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
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形魚氏之甥也其

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
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縻
蒧任荀偃姑偃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
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蟠氏
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
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
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難近男女相
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
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
災災毓滅性是故娶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
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
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
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
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
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
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
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愛好以
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
納幣且逆之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蓋已乎曰欲爲繫
援焉它日董祁怒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
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
繫既繁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管子小問篇桓公使管仲求齊威威應之曰浩浩
乎管子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
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
吳子戰未罷不得入軍門國子鍾其齒遂入爲干國

多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
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
我求齊威威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
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舊子
其欲室乎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篇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
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
無以妻之備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
有腐棄之財則人餒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
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也丈夫二
十而至婦人十五而嫁一日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
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
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
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
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
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
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

說難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
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
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
胡取之

列女傳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
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婿者人倫之
始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
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流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

夫

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送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體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住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驪男席語不及外遠別嫌疑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遂孟姬不下堂母

之房中結其衿稱戒之曰必敬必戒毋違君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于王命者勿勿從也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稱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怠爾之衿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緣

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乃教弄玉作鳳臺一日夫妻同隨鳳飛去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潛王之過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備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恆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淳于棼既去莒宮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于欲立之法章懷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王既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嫌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親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親故失人子之禮

韓詩外傳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所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買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睪杏齒如編貝
事文類聚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女欲東家則左袒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

史記陳丞相世家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負侍喪以先往復能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傷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詰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子平乎負曰人固有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平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子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

留侯世家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實婚張耳列傳張耳者大梁人也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外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漢書霍光傳高帝龍平城歸是時呂嬃單于兵強校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以問敬敏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禮必慕以為調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國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母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太子一女奈何樂之何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文帝本紀十二年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西京雜記梁孝王子賈從朝平幼賈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餘曰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二十而有室兒年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餘曰貴朝全闕而遺其馬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
漢武故事漢武帝為膠東王年七歲長主抱膝上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長主指其女曰阿嬌好否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邀上定婚焉

漢書西域傳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

蕭望之傳望之澤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時去匈奴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純誠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貴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路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

匡衡傳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離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與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莫不始乎相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體之於內也卑不貽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無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典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

張湯傳湯孫臨娶子放嗣鴻臚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

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實賜以千萬數
列女傳東海鮑宣妻字少君宣嘗執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習吳飾而吾貴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發行婦道鄉邦稱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三十四卷目錄

婚禮部紀事二

禮儀典第三十四卷

婚禮部紀事一

後漢書宋弘傳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
徵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舉臣莫及上曰方且
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
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願謂主曰事不諧矣

任延傳延徵為九真太守略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
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
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
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
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
也多名子為任

西陽雜俎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
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
後漢書宋均傳均遷九江太守逕道縣有唐后二山
民共祠之衆至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姬成改易

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
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
讀書鏡漢書憲納孝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
戶曹李邵諫曰實意不修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
懸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連太守固違之
邵請自行遂所在逗留至扶風而憲就執凡交通者
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
楚國先賢傳孫尚與李廣俱娶太尉桓女時人謂桓
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後漢書荀淑傳淑子爽延熹元年太常趙典舉爽至
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
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孔子
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
蕭降二女於鵲巢嬪於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
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動修婦道易曰帝
乙歸妹以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
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以不天
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
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
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
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親鳥獸之文
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
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

屬天根茅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
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
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
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
天吉符出地五禮咸備各以其敘矣昔者聖人建天
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典福祥之本而止禍亂
之源也人能任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
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典廢之所由來也衆體之
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
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
禮齊樂節宜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
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焉臺傾官陳委數百陽竭於上
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
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福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道廢
執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
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
夕陳糧耗費絳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
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
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
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遏怨曠和陰
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殺眉壽四曰配
陽施祈益斯五日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
天人之大福也
荀悅傳悅字仲豫儉之子也悅言尚主之制非古也
簪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
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天不祥

經濟彙編禮儀典第三十四卷婚禮部

第七〇七冊之三 四葉

古今圖書集成

違人不義

蜀志廉雲傳建安元年呂布棄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房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於時困頓賴此復振

先主穆皇后傳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爲瑁納后瑁死後焉居先主既定益州群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 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對不可以無禮况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圉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焉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遽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引前失以爲歸非導其君以葬葬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趙雲傳 雲別傳曰雲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妻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因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天下女不少遂不取

諸葛亮傳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河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美鄉里爲之謔曰莫作孔明婦止得阿承醜女 世說新語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盧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追迫自擲出

遂以俱免

魏志桓階傳階字伯緒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 王粲傳粲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曹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便擇焉謙弗許 開府元龜王粲與族兄凱俱遊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也田疇傳疇人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敵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乃爲約東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遊行其衆衆皆便之

陳矯傳 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直每非之廷議其關太祖情矯才量欲全之乃下令曰齊亂以來風教彫傷諱諱之言難用褒貶自是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非議者以其罪罪之 陶謙傳 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幃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者稱太守同縣甘公出過之望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妻聞陶家兒放蕩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必大成遂妻之

文德郭皇后傳后外親劉表與他國爲婚而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強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勸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爾首 世說新語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

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吳志呂範傳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家富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程秉傳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拜周璠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乘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圖雝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敬於國房有周南之所誅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願於傳君也

顧雍傳 江表傳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稱雍父子及孫璋璋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詔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起之明日召顧阿貴之因背向壁臥諱立過一時乃見

薛綜傳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權寵者非其人上疏曰交趾習俗不齊言辭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及後錫光爲交趾任是爲九真太守爲設謀官始知聘娶自臣昔嘗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風俗九真都應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志聽不能禁制可謂愚牙有視面目耳

孫奮傳 江表傳權章吏十人乞代張俊死皓不聽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成年三十四不得嫁娶會上表乞自比禽獸

使男女自相配偶時大忌違避藥膳膏膏不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見子治生末活無誤國事乞丐餘年結不娶父子皆飲藥死

世說新語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珠奇醜父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桓桓者桓桓也婦云無愛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婦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三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晉書列女傳杜有道妻嚴氏字惠京光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於杜氏十八而歸居於植女婢並風貌雖少不不改飾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雖亦有淑德傳元求為繼室意便許之時元與何晏鄧騭不睦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意許元內外以為憂懼或曰何都執權必為元害亦由辨山壓壓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戚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侮必當自敗司馬傳駱駝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元為婚晏等尋亦為宣帝所誅

王與傳與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與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與後更嫁其女彥弟襲嗣與哀曰吾薄志舉顯山故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兒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

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續曰續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而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阮籍傳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列女傳王渾妻鍾氏字琰琰女亦有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娶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小童處琰目韓中察之既而謂濟曰排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球曰此人才足拔卒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

世說新語王渾後妻鍾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父禮拜訖王將各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各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鍾妻鍾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

惠賈皇后傳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昔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姬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貴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前勸並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

荀勗傳勗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領關右也勗為馮紇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留而自侍矣勗與紇伺帝閒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係

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後依婦之議焉

賈充傳充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街任憤計無所從將之鎮百餘里於夕陽亭荀勗私為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於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顧焉而自爾矣充曰然我亦可憐對曰勗請行之俄而待其論太子婚細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

魏舒傳舒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宮聘以玉帛而簡使御府丞奉聘宜成嘉禮實重使輕以為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卿者於典制為弘有詔詳之衆議異舒遂廢

鄭袤傳袤子默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傳不疑傳常想其人長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

庾亮傳亮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亮乃刈荆荻為箕聲召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遷席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譽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王衍傳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為惡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

所誣行權禍自表離婚既廢有司奉行曰衍與司徒梁王形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形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陳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奉之操宜加顯責以屬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

唐懷太子傳初買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買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買后為壽聘之心不能平願以爲言

趙王倫傳孫秀子會年二十為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期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于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

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妹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為妻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

五行志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遷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還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家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增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祕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禮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劉頌傳初頌嫁女臨淮陳嬌嬌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議之頌曰葬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

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為陳壽所止故得不効頌問明法據陳默然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曰友以私讓冒犯明府為非然鄉里公論稱屈

世說新語王戎儉悋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便實取戎衣適裝頗資錢數萬女歸戎戎色不說女遂還戎乃釋然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郡督女司空以其處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冊府元龜衛玠為太子洗馬懷帝時以天下大亂扶輿母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敬之甚相欽重簡曰昔叔叔嫁女惟賢是與不同貴賤况衛氏惟貴門戶今望之人才於是以妻焉

晉書劉聰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素等皆曰臣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便其象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昭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等安乎弘曰太保裔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嘗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

索統傳統惟以占夢為無傳者乃不逆問者幸康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陽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妻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約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

世說新語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遇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儲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我家士不宜與卿計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與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與公之詐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遺江彪恢兒娶郭攸女於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郭是世婚江家我願伊庚家伊願我不能復與謝袁兒婚及恢亡遂婚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翁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遺女幾得爾耳

諸葛令女庾氏婚既暮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元婚乃移家近之初詎女云宜從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竟已不復得出江郎妻來女哭誓彌甚積日漸歇江彪嘆入宿恆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影乃許厭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焉

溫公表婦從姑劉氏家值難散惟有一女甚有姿態姑以屬公竟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嬌比云何姑答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復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婿處門地粗可堪身名宦盡不減婿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因疑是此老奴果如所卜王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晉書陸機傳機弟玩字士瑤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蕭蕭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

阮登傳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做錢爲婚皆名士也時舉之者求人錢而不得

劉渢傳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渢奏之帝下台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爲其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渢又奏之

成恭杜皇后傳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又見外傳成帝以後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爲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置酒盡懸簾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翁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一夜齒盡生

苻堅載記特進樊世氏家也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王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

曰要當懲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婿也婿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讓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殿

穆章何皇后傳后諱法倪廬江潁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遷升平元年八月下詔書曰皇帝恭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冀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探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聞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治持節奉冊立爲皇后

王述傳述子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

姚興載記魏遣使聘於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刻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

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康康報聘并致方物

吳隱之傳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率大賁之此外蕭然無辦馬跋載記馮素弗傳素弗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拒之復求尚書郎高仰女仰亦弗許南宮令成藻乘俊有高官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遲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來驢驘不知近在東鄰何謙于之貌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隱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相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

山堂肆考刺史杜廣初爲劉景殷卒景因問廣事所對曲有條章景謂妻曰爲女求夫三年不覺殿中有驢驘於是妻之

搜神記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陽公字雍伯試求焉徐氏曰能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雍伯得五雙白璧徐氏遂以女妻之

宋書毛修之傳劉敬宣女嫁高祖賜錢三百萬雜絲千匹時人以爲厚賜

殷景仁傳景仁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精理華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

搜神後記宋元嘉十四年廣陵盛道兒亡托孤女於

一、人、臣、書、卷、之、五、

婦弟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恩家門也其禮始成婚道見忽空中怒曰吾婿之氣舉門戶以相託如何林利忘義結婚微族翼之乃大惶愧

宋書江湛傳湛字微淵濟陽考城人也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

南史隱逸傳孔淳之與徵士王敬弘爲方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以爲羊繫所乘車轅提登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流也

宋書蔡興宗傳興宗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顓始生衆而娶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顓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歡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各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耶舊意既乖衆亦他娶其後家好不終顓又禍敗衆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歡遇害興宗女無子贅居名門高門多欲結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衆

後廢帝江皇后傳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智淵孫女太始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適廢以十室最吉故爲太子納之

南齊書褚伯玉傳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

買淵傳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契昭明傳昭明河東閩喜人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微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議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微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准的經諸凡諸辭諺一皆詳正於是

有司恭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

齊春秋桓閔子叔通太祖輔政使褚淵致意爲子昆求女婚閔不敢聞命曰辭霍不婚常所嘉揖齊大非偶所以不敢承殊眷大祖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權也

南齊書謝朓傳朓父莊金紫光祿大夫僕射褚淵閔滿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送

王秀之傳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類轉爲兩府外兵參軍

王思遠傳思遠鄉鄰臨沂人宋建平王景素辟爲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盧江何昌胤郡劉瓛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贖年長爲備并總訪求索對傾家送還

南史范雲傳江祐求雲女婚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聘雲笑受之至是祐費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凰荆布之室理

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祐亦更姻他族

梁書江綽傳侯射餘勉以權重自遇在位者並宿士敬之惟綽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稱門客程景爲第七兒錄求綽女婚綽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常侍不拜是時勉又爲子求弟弟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甚爲吏部郎坐杖責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守乃還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帳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貴所悅故勉斥泰爲之稱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關高祖謂勉云江稱養歷應居選部勉對曰備有眼患又不悉人物高祖乃止

章放傳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嘗贈師之爲北徐州時有勢族諸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天中記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士豪劉璠者資財鉅萬欲娶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匪類母感其言而止

魏書世祖本紀太平眞君十一年十月二月劉義隆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侯野報之詔皇孫爲書致馬通問焉

盧魯元傳魯元爲太保錄尚書事子統以父任侍東

宮世祖以元男平陽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女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賜賚以千計

李斯傳世祖男平陽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斯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勿許他貴也遂勸成婚

劉驥傳驥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驥年十四就博士郭瑛學時驥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瑛有女始年妙選良偶有心於驥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生此席者吾當婚焉驥遂奮衣來坐神志蕭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驥其人也瑥遂以女妻之

游雅傳高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於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入自樂伯度我自敬黃頭賈已賤人若此類也

北史王慧龍傳慧龍子寶與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巡妻崔浩女也初寶與母及還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及婚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

開府元龜崔浩始弱冠太原郭適以女妻之浩不曜華彩故時人未知適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婦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婿而女亡王深以為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適及親屬以為不可王固執與之還不能遂遂重結好

後魏公孫達公孫敷為從兄弟而叔才器小應而封愷之甥崔浩之婿適母屬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廣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

二公孫同堂兄弟爾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後魏程駿傳延興末高麗王璵求納女於懷顯祖許之假驛駁駁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發至平壤城或勸璵曰魏昔與高麗婚而代之以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璵遂謬言女喪駿與璵往復經年璵遂以義方達不勝其忿遂斷驛從者酒食獲追還辱之傳而不取言會顯祖崩乃還拜驛書令

趙瑛傳瑛書送子應賢州刺史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瑛知之令送於本處

咸陽王禧傳禧都督冀相克東亮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緯戶為之深為高祖所賞諒曰夫婚姻之義莫

甚於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連美戶鳩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夫婦既親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播遷則而後亂創業日昃不暇至於諸王

婚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成或得賢淑或乖好遂自茲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之窮處族非百兩擬匹卑賤男氏輕微連與滯俗深用為歎以皇于成年宜簡令正

前者所納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成陽王禧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成陽王禧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成

陽王禧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成陽王禧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成陽王禧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成

陽王禧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成陽王禧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成陽王禧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成

陽王禧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成陽王禧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成陽王禧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婚室長弟成

尉卿隆西李冲女李弟北海王詳可婚吏部郎中梁陽鄭懿女

盧淵傳淵與僕射李冲特相友善冲重淵風儀淵私冲才官故結為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將高祖意遇顯亦由冲

劉芳傳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教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

甄琛傳琛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隋使彭城劉瓛琛飲其器貌常歡談之瓛子嶠為胸山戌主嶠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嶠女為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

夏侯道遷傳道遷魏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娶婦家人咸謂嚴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齊以軍動稍遷至南軍將軍輔國將軍

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為薄上監今作機上絲得路遂勝去顯德續時公主代蕭答謝云誠是賁緯物目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蕭甚有愧謝之色遂送正覺寺以慰之

魏書茹皓傳皓為驍騎將軍貴龍日升北海王詳以下成祗傳附之皓弟年尚二十擢補員外郎皓娶僕射高聲從妹於世宗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強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

不許詳勸強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